2026年1月　第105卷 第1期
January 2026　Volume 105 Number 1

DOI: 10.65961/crcl-2026-0010

徐州方言新興即行體“想”的語法化路徑：基於共時句法特徵

賈寧波

南京大學

提要

徐州方言“想”是新興即行體，展現出了比成熟即行體更豐富的語法化早期階段的句法語義特徵，可基於不同語義功能“想”的共時句法特徵差異，構建更為完善的從意願動詞到即行體的語法化路徑，進而更深入探討該語法化的演化機制。“想”的以下句法特徵在以往即行體研究中鮮少提及：（1）主語為人，“想”後為動態非自主情狀時，“想”有主語導向和說話人導向的區別，且主語導向的“想”表主語的感知；（2）主語為人，“想”後為動態自主情狀時，“想”僅在高度受限的語境下可表即行體，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能表“意願”。根據（1），可明確意願動詞語法化起於後接動詞擴展；根據（2）和（1），可明確意願動詞與即行體雙重分析的階段是在即行體產生之後的，而非緊跟意願動詞階段。

關鍵詞

徐州方言，想，即行體，語法化，句法特徵

© 2026 賈寧波。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關於漢語方言“想”在諸如“天想下雨了。”“我想感冒了。”這些句子中的語義功能，學界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研究。主要觀點如下：

一、“想”是時體標記（time-aspect marks）。有“快要、幾乎”“將要”“futurity”“即將”等語義描寫，及將始體、將然體、將行體、即行體（proximative）、[1]近將來（immediate future）等語義功能定性。（劉村漢編 1995: 330；覃遠雄等編 1997: 260；Nancarrow & Luke 1998: 109；林亦、覃鳳餘 2008: 332–333；李連進、朱艷娥 2009: 182；何荷 2016: 18；李桂蘭、吳福祥 2023；宗守雲 2024 等）。這裡先不作區分，籠統稱之為指稱將來時間。

二、“想”是表可能的助動詞，即認識情態（epistemic）（張誼生 2010；邢向東、王兆富 2014: 391；宗守雲 2024 等）。

三、“想”表推測示證（evidentiality）。[2] 宗守雲（2024: 61）認為張家口方言的“想”可以“用於表示信息來源於根據自己親歷的事實，是推測示證情態。”

而關於“想”是時體標記還是認識情態，有的學者持融合觀，如姜有順（2013）認為“想”是表“將來快要”的認識情態，語義描寫是關於將來時間的，語義功能的定性卻是認識情態；宗守雲（2024）強調“想”表認識 - 示證情態，也指出“想”兼表近將來。有的學者持排斥觀，明確指出“即行體不具有預測性”“即行體關注情狀的變化而非情狀發生的可能性”（李桂蘭、吳福祥 2023: 257, 258）。

關於“想”的語法化路徑，邢向東、王兆富（2014: 391）沒做專門探討，但暗示了吳堡方言“想”有“主觀傾向（意願）＞客觀可能”的演化。

李桂蘭、吳福祥（2023: 263）將即行體“想”路徑構擬如下：

表 1

階段	事件結構類型	語境特徵
I 完全動詞階段	某人 X 想要做 Y	Y 指動態情狀
II 雙重分析階段	某人 X 想要（即將）做 Y	X 意願性、施為性低；Y 為動態情狀
III 准即行體階段	某人 / 動物 X 即將遭受 Y	X 為有生名詞，Y 為負面、消極情狀
IV 即行體階段	某物 X 即將變成 Y	X 為無生名詞，Y 表示天氣等變化

1 學界還使用展望體（prospective）、最近將來時（immediate future）等術語稱說類似的功能和語義內涵（李桂蘭、吳福祥 2023；陳前瑞、韓蘇日古嘎 2024 等）。

2 感謝審稿專家提醒注意即行體“想”與示證範疇的關係。徐州方言“想”是“即行體—示證”混合標記，限於篇幅，本文主要從句法角度探討“想”的語法化路徑，示證標記的功能俟諸他文探討。

宗守雲（2024: 63）認為張家口方言表“認識 - 示證”情態詞的“想”語法化路徑為：“思索”義＞“推測”義＞“可能”義。

徐州市位於蘇魯豫皖四省交界處，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編 2012），其方言屬於中原官話徐淮片。文中徐州方言例句為筆者田野調查所得，[3] 其他方言及普通話例句隨文注明出處。本文擬細顆粒度刻畫徐州方言“想”的句法特徵，據此區分和定性不同語法化階段的“想”，在此基礎上構建“想”的語法化路徑。

2. “想”的句法特徵

2.1. “意願”義“想”與“非意願”義“想”的句法差異

“想”在後接名詞短語時，沒有“某人想要某物”的“意願”義用法，所以本文將其語法化起點設為後接動詞性成分，徐州方言有例（1）（2a）（3a）幾種用法（記為 C1、C2 和 C3），每個都暗示了一個特定的語法化階段：

(1) 我想結婚（哦）。| 他想吃米飯。| 小貓想睡覺（哦）。 C1

(2) a. 我有點兒想犯睏（哦）。| 俺媽想贏哦。| 小狗想生病哦。 C2

b. * 我不想犯睏（哦）。|* 俺媽不想贏哦。|* 小狗不想生病哦。[4]

c. [問] 你有點兒想犯睏（哦）？[答] 我沒犯睏。|[問] 俺媽想贏哦？[答] 沒有。|[問] 小狗想生病哦？[答] 沒有。/ 小狗沒生病。

d. * 我可$_{很}$想犯睏（哦）。|* 俺媽最想贏哦。[5]|* 小狗比較想生病哦。

e. 我有點兒想犯睏。|* 俺媽想贏。|* 小狗想生病。

f. * 我過會兒有點兒想犯睏。|* 俺媽下局想贏哦。|* 小狗明天想生病哦。

(3) a. 天有點兒想下雨（哦）。| 樹葉子想黃哦。| 水想開哦。 C3

b. 天等會兒想下雨（哦）。|* 樹葉子明天想黃哦。| 水過會兒想開哦。

---

3 集中調查時間為 2022 年暑假，2024 年寒暑假又做了補充調查，主要發音人資訊：曹 **，男，1961 年生，徐州市銅山區二堡村；賈 *，男，1964 年生，徐州市銅山區驛城村。

4 例句前“*”表示不合語法，“？”表示對其合法性存疑，下同。

5 當“想”作“想要”理解時，句子是成立的。但這裡是非意願義，所以不成立。

C1 表達“某人 / 動物想要做某事”的意思，其句法特徵為：

①“想”主語必須是有自主意志的生命體，多是人，也可以是動物，但動物的意願是隱喻性的；

②“想”後接動詞是自主動詞；

③“想”可以被否定，否定用“不”；

④“想”可以受任意程度副詞修飾；

⑤通常不加與普通話“了$_2$”功能相似的“咾”，加“咾”以後表意願的改變，有“原來不想做某事，現在改變想法想做某事了”的含義。

⑥“想”可以用於任何時態，過去、現在、將來都不受限制。

C2 表達“某人 / 動物即將發生某種狀態變化”的意思，其句法特徵為：

①“想”主語必須是有自主意志的生命體，多是人，也可以是動物；

②“想”後接動詞是非自主動詞，表狀態；

③“想”不可以被否定，其否定回應用“沒（有）”，如例（2b–c）；

④“想”只可以受低程度副詞“有點兒”修飾，不能受中高程度副詞修飾，如例（2d）；

⑤當句中有低程度副詞“有點兒”修飾時，可以不加“咾”就能完句；當句中沒有“有點兒”時，必須加“咾”才能完句，如例（2e）；

⑥“想”只能用於過去、現在時，不能用於將來時，如例（2f）。

C3 表達“某物即將變成某種狀態”的意思，其句法特徵為：

①“想”主語是非生命體；

②“想”後接動詞是非自主動詞；

③“想”不可以被否定，其否定回應用“沒（有）”；

④“想”只可以受低程度副詞“有點兒”修飾，不能受中高程度副詞修飾；

⑤當句中有低程度副詞“有點兒”修飾時，可以不加“咾”就能完句；當句中沒有“有點兒”時，必須加“咾”才能完句；

⑥“想”只能用於過去、現在時，不能用於將來時。但與 C2 相比，限制沒有這麼嚴格，“想”可以與表當前時間延續的“等會兒”“過會兒”搭配，但不能與具有時間跨度的“明天”“後天”等搭配，如例（3b）。

有的方言“想”的這一限制進一步放寬，如張家口方言和烏魯木齊方言：

(4) a. 張家口：這雨後晌$_{下午}$想停也。|* 這雨後天想停也。| 我看明天想下蛋子$_{冰雹}$也。（宗守雲 2024: 60, 62）
b. 烏魯木齊：蟬晚上想蛻皮。（姜有順 2013: 82）
c. 吳堡：今年又想遭年成也。（今年又有可能要遭饑荒。）（邢向東、王兆富 2014: 391）

但限於相距現在不遠的將來時間，如宗守雲（2024: 60）強調“想”“只用於表近將來狀態，不用於表遠將來狀態。”

綜上，C2、C3 的“想”除了主語是否是有生命的區別之外，基本上沒有區別。C2、C3 的“想”與 C1 區別明顯，其中第③條能被“不”否定是動詞的重要特徵，第④條能受程度副詞修飾是意願動詞的重要特徵，第⑤條不加“咾（了$_2$）”就能完句也是意願動詞的重要特徵。所以，C2、C3 的“想”這幾條特徵的改變，說明其語法化程度比 C1 的“想”更深。因此，“想”有 C1 > C2/C3 的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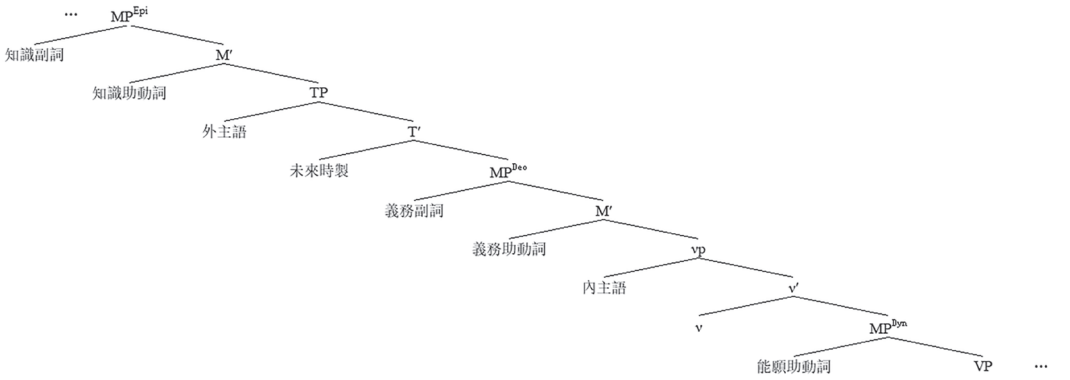
2.2. 從“非意願”義“想”的句法特徵看其語義性質

2.2.1. 徐州方言“想”是即行體

前賢在討論 C2、C3 的“想”的語義性質是認識情態還是時體標記時，較少結合其句法特徵進行論證（姜有順 2013；邢向東、王兆富 2014: 391；李桂蘭、吳福祥 2023 等），只有宗守雲（2024）根據“想”以命題為操作域，所在的句子為“提升句”，論證“想”是認識情態。他觀察到的現象是正確的，雖然“想”並不能獨立提升到句首位置，但其對主語沒有意志性和感知性的要求，不限制主語的語義內涵，符合提升詞的語義特徵（黃正德等 2013: 107–111；胡波 2020: 82–83, 92–93）。但由此並不能必然得出“想”是可能情態的結論，因為提升詞不限於認識情態，證據型情態動詞[6]和間接道義情態（胡波 2020: 122–125, 135–143）也屬於提升詞。根據蔡維天（2010）[7]對情態詞分佈特徵的總結（見圖 1），“想”只要高於圖中“內主語”的句法位置，都是符合提升動詞要求的，而“未來時制”句法位置也符合。

6　英文術語為“evidentiality”，即本文所用的“示證”。
7　該文將情態詞稱為模態詞，道義情態詞稱為義務助動詞，認識情態詞稱為知識助動詞。

圖 1 漢語三類情態詞的分佈圖（蔡維天 2010: 220）



普通話“會”和“要”是提升詞中句法表現特殊的，具有主語強制提升現象，如：

(5) a. 可能 / 應該這本書漲價了。* 會張三去北京。* 要我們開會了。
b. 這本書可能 / 應該漲價了。張三會去北京。我們要開會了。
（胡波 2020: 109, 114–116）

徐州方言“想”也具有此現象：

(6) a. * 想天有點兒下雨。
b. 天有點兒想下雨。

關於此現象的解釋，胡波（2020: 121–122）不認同一些學者認為的“會”“要”是將來時間助動詞的分析，認為它們仍是認識情態，只是句法操作不同。本文認為這是說話人導向和將來時共同作用的結果，說話人導向推動“會”“要”向更高的句法位置移動，而將來時是修飾謂語的語法範疇，傾向於靠近謂語，這就阻礙其向高句法位置移動，兩種力量中和，出現主語強制提升現象。

“想”與“會、要”相比，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其與謂語結合更緊密，如：

(7) a. 目前正在進行的這項計劃，將會儘快地由各國加以實現。（《人民日報》）
b. ？我應該儘快會長出黑頭發來。（來自微博，CCL 唯一語料）
c. 房子現在不好找，即使南屋又暗又冷，也會馬上租出去。（老舍《四世同堂 第二部 偷生》）
d. 他把佩珠的手握得更緊，好像害怕佩珠馬上會飛走一般。（巴金《電》）

(8) a. 忽然間我向左邊滑動，馬上要滑進山溝。（王小波《2015》）
b. 芳林嫂的街門被砸得像要馬上迸裂似的，鳳兒被嚇得哭叫起來。（劉知俠《鐵道遊擊隊》）
c. 我們想到月亮要慢慢暗下來，就覺得很可怕。（鍾肇政《魯冰花》）
d. 那是一塊慢慢要燃燒起來的棉花。（余華《一九八六年》）

(9) a. 天馬上想黑咾。
b. * 天想馬上黑咾。
c. 天慢慢兒想黑咾。
d. * 天想慢慢兒黑咾。

比較上例（7）（8）（9），可以發現，“會”傾向於在時間副詞之前的位置，如例（7b），不太能接受放在“儘快”之後；“要”與時間副詞搭配時，如例（8），沒有位置傾向性；“想”與時間副詞搭配時，如例（9），只能用於副詞之後，與謂語動詞結合緊密。所以在句法位置上，會＞要＞想（“＞”表示高於）。這是因為“會”屬於成熟預測義將來時，兼表認識情態和將來時；“要”是成熟即行體，且已經開始向將來時演化，認識情態句法位置高於未來時制。那麼，只能後置於時間副詞、句法位置最低的“想”，句法位置就與認識情態不匹配，甚至還要低於未來時制，那就很可能是蔡維天（2010）沒有標示出來的句法位置低於時制範疇的體範疇。再根據 2.1 節第⑥條，“想”只能用於過去、現在時，不能用於將來時，可以得出“想”屬於體，即李桂蘭、吳福祥（2023）認為的即行體。

吳福祥、李桂蘭（2025）根據前人研究，總結了即行體的六個主要特徵，其中，判斷“想”的性質是即行體還是認識情態的句法特徵為：

(10) a. 花瓶想掉下來咾。
b. 昨天花瓶想掉下來咾。（實際上沒掉下來。）

(11) a. 水想燒乾咾。
b. 昨天水想燒乾咾。
c. 昨天水（差點兒）想燒乾咾，萬幸沒乾。
d. ？昨天水想燒乾咾，確實乾咾。
e. 昨天水想燒乾咾，大家都沒喝上熱水。

例（10b）“想”與過去時搭配時，隱含了花瓶掉下來的情狀實際未發生，結果是確定的，“想”沒有預測性，只是如實描述了當時花瓶所處的將要掉下來的狀態。所以“想”不是認識情態。

例（11）是對例（10）的進一步說明，即在過去時中，“想”所表情狀結果是確定的，只是說話人的理解不同，從好的方向想，最壞的結果沒有出現（沒乾）；從壞的方向想，即使最壞結果沒出現，也沒好到哪裡去（大家都沒喝上熱水）。所以“想”不具有推測性成分，其語義是聚焦於參考時間下的某個狀態呈現出的跡象。

另外，關於“認識情態本身沒有時、體方面的限制，即行體排斥與完成體或泛時的情狀共現”（吳福祥、李桂蘭 2025: 117），徐州方言“想”幾乎不與完成體“咾 / 嘍（了$_1$）”共現，如：

(12) a. 他腿有點兒想劃嘍皮咾$_{破了皮了}$。[8]| 這個碗有點兒想裂（？咾）個小縫。
b. 我乾得嘴唇子想起（* 咾）皮咾。| 他感冒咾，還想發（* 咾）燒。| 他緊張得想冒（* 咾）汗。

從例（12）看，“想”與完成體共現確實極為受限。但可表預測義的“會”和“要”在例（12）中也同樣受限，能否與完成體共現，似乎無法區分預測義的有無。但是否能與表示時段的時量短語搭配，可以區分“想”和“會”“要”，如：

(13) 他（會 / 要 /* 想）生幾天病（咾）。| 等會兒（會 / 要 /* 想）下半天雨。

表示時段的時量短語與完成體都是表達終結性，“會”和“要”與其搭配就是預測其終結點，而“想”不能與之搭配則說明“想”不表預測，不是認識情態。

綜上，本文對徐州方言 C2、C3 的“想”定性是即行體，不是認識情態。[9]

2.2.2. 西北方言“想”蘊含預測義

關於即行體和將來時的關係，主要有兩種觀點，以陳前瑞、韓蘇日古嘎（2024）和吳福祥、李桂蘭（2025）為代表。前者從動態發展的視角來看即行體，認為“‘即時’或‘最近’這一語義特點在一些語言中不具有穩定性，有時與一般將來時難以明確區分”，“跨語言的事實傾向於把最近將來（即“即行體”，筆者註）作為一種年輕的將來時。最近將來時可以在斷言事件緊迫性的基礎上，逐步發展出較為典型的將

[8] 在徐州方言中，“劃嘍皮”已經是一個表示“破了點兒皮”這種狀態的固定結構，這可能是其能與“想”搭配的原因。

[9] 審稿專家指出，“‘想’可以跟表示蓋然的‘可能’共現，但只能出現在‘可能’的後面，不能出現在‘可能’的前面，比如‘天可能想下雨咾’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天想可能下雨咾’。這似乎可以說明‘想’確實不表示推測，不表示認識情態。”感謝審稿專家的補充證據。

來時用法”（陳前瑞、韓蘇日古嘎 2024: 61）。後者認為即行體“本質上是純粹的體範疇，它本身不具有時間指示性，可用於過去和現在時間，因而異於將來時。”且“即行體不具有預測性，與現有情狀相關且有一定跡象的事態不一定發生或（出現）”（吳福祥、李桂蘭 2025: 115）。但這一認識有隱含條件，吳福祥、李桂蘭（2025）及其之前與即行體相關的文章，只討論了即行體用於現在時和過去時的情況，未見用於將來時的情況。那麼，當即行體與將來時間搭配時，如本文 2.1 節提及的張家口、烏魯木齊、吳堡等西北方言，[10]“想”可與將來時間“後晌”“明天”“晚上”“今年”等搭配，這種語境中的即行體，是不是還嚴格區別於將來時？具不具有預測義？

關於即行體的概念內涵，吳福祥、李桂蘭（2025: 114）指出“它從事件外部觀察某一情狀即將發生前的狀態，該狀態與其後即將出現的情狀緊密關聯。更確切地說，該範疇表示現有的某個狀態呈現出一些跡象，它顯示某一情狀即將發生或出現。”“即行體主要描述緊鄰某情狀開始前的那個時間段的情狀……它聚焦於特定情狀可能發生前的那一瞬間，隱含現有情狀即將引起某個事件的發生或某種狀態的出現，強調未然情狀的現時相關性。”本文的理解是，即行體表達的是某一將來情狀在當前已經存在傾向，聚焦的是現在當下，類似“出現自滿的苗頭”“露出頑皮的傾向”“是一種下雨的徵兆”等描述，“自滿、頑皮、下雨”是將來的情狀，但是句子並不是預測未來，而是說明現狀——當前出現了“自滿的苗頭、頑皮的傾向、下雨的徵兆”。同樣，“想下雨咾”就是說明當前出現“下雨的苗頭 / 傾向 / 徵兆”，而不是在預測未來會不會下雨。

但這種對當下狀態的聚焦是不穩定的，當與表未來的時間搭配時，如張家口晉語的“我看明天想下蛋子冰雹也”，即使仍然隱含“現在出現了明天即將下蛋子的徵兆”，仍具有現時相關性，但因為謂語“下蛋子”所表情狀是未來即將發生的，所以與表未來時間的“明天”優先發生語義關聯，這就導致與謂語“下蛋子”緊密相連的即行體“想”也優先與“明天”語義關聯，那麼其現實相關性讓位於未來指向性，從聚焦現在轉移到聚焦未來，表現出對未來情狀的“預測”，這應該是張家口和烏魯木齊等方言“想”被認為是認識情態的原因之一。

10　審稿專家認為“從作者舉的其他方言語料，說明即行體對時態的限制並不十分嚴格。可見，對於‘即行體’而言，事件發生時間和說話時間的相對性不是關鍵，而是事件發生時間距離說話時間的長度更重要。”本文讚同該觀點，但是同時認為，當時態限制被打破，可用於將來時時，即行體要求的“事件發生時間距離說話時間的長度（短）”的語義限制也會很快被打破，如吳堡方言“今年又想遭年成也”（邢向東、王兆富 2014: 391）中，“今年”所指的時間跨度要以月計；烏魯木齊方言“紅松要長五十年才想結籽”（姜有順 2013: 82）中，“五十年”的時間長度很長。

3. 即行體“想”的內部差異及語法化路徑

3.1. “想”的主語導向與說話人導向

關於 C2 中的“想”，仔細分析會發現有主語導向和說話人導向兩種情況（記為 C2a 和 C2b），如：

(14) 我眼睛想睜不開咾。| 你有點兒想累（咾）？| 賈老師有點兒想頭疼（咾）。| 菜不鹹啊，大家怎麼吃完都有點兒想渴（咾）。| 我有點兒想吃不動（咾）。 C2a
(15) 我有點兒想咳嗽$_{咳嗽}$（咾）。[11]| 你有點兒想發福（咾）。| 小貓想掉毛咾。 C2b

C2a 的“想”用於主語描述自己的身體感覺，其後接謂語是表示身體感官感受的形容詞、非自主動詞（短語）及自主動詞的“V 不 C”形式。感受多不是令人愉悅的，不是主語想要發生的，但主語不能控制不發生，因此“想”不再與主語的意願性有關，不再有 [+ 意願] 的語義特徵。所在句子形式有兩種，一種為“NP$_{人}$ + [NP$_{身體部位}$ + 想 + VP]”形式，“NP$_{身體部位}$ + 想 + VP”整體作大主語“NP$_{人}$”的謂語，小主語“NP$_{身體部位}$”隔斷了“NP$_{人}$”與“想 VP”的聯繫，“NP$_{人}$”不再是施事，變為感事，是不適感覺的感受者。另一種為主語和“想”之間沒有插入小主語，但大主語也是被視為感受者，謂語描述主語的身體狀態，而不是表達主語的意願。

句子必須具有動態變化性，停滯不變的狀態或感覺不能用“想”，如：

(16) * 在太陽底下曬久咾，這石頭坐著想燙腚$_{屁股}$。|* 別進鍋屋$_{廚房}$，煙太大了，有點兒想辣眼。|* 菜有點兒想齁人。

例（16）中“燙腚”“辣眼”“齁人”等雖然也是表人的感覺，但表示的都是在一個時期內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屬性。即經過太陽久曬，石頭獲得並保持了燙的屬性，且在一個時期內燙的屬性是不變的，此時是不能用“想”的。只有石頭在太陽加熱，從不燙到燙的動態過程中，才會有讓人感到“燙腚”的臨界狀態，才可以用“想”，如“吆，這才幾點，石頭就有點兒想燙腚咾。”同樣，“煙大辣眼”是此時鍋屋恆定的屬性，沒有從不辣眼到辣眼的動態過程，所以不能用“想”。而“快開窗戶，煙大了，有點兒想辣眼”就成立，因為存在煙逐漸積纍，從不辣眼到辣眼的過程，有讓人

11 “咳嗽”有歧義，可能是咳嗽幾下的行為，也可能是一種疾病。當表示行為時，“想”表“意願”義。當表示疾病時，是在描述身體的狀態變化，“想”表即行體。例句中是表疾病。

感到“辣眼”的臨界狀態，可以用“想”。這個動態變化性沒有句末助詞“咾（了$_2$）”也可以成立，只是需要語境支撐。

C2a 的“想”描述的是主語自己內在的、不為他人所知的感覺，所以多用第一人稱，主語與說話人合二為一，意識主體和感知主體統一。很少使用其他人稱，如果使用，第二人稱只能用於疑問句，表達說話人的猜測；第三人稱則是說話人轉述主語的話，或者說話人為全知視角。

C2b 的“想”則用於描述主語有外在表現的身體狀態變化，該狀態可以通過感覺器官感受到，主語可不被視為具有意識和感受的主體，而是單純的被觀察客體，從感覺者變為被觀察對象，引入了說話人視角，“想”成為說話人導向。C2b 與 C2a 有很大的重疊，因為主語感受到自身的不適狀態後，可能會有一些外化的表現，比如“累”，臉上會有疲態；“吃不動”會吃得慢下來甚至停止進食等，能夠從外部觀察到。可能只有“渴”“麻”“酸”之類的身體感受才不容易有外在表現。

C2b 這些狀態變化都是剛出現苗頭，不是很明顯，如“咳嘶”，可能就是咳了幾聲，不是持續劇烈的咳；“發福”可能就是臉稍微大了一些；“發燒”可能就是身體溫度高了一點兒，臉紅了一點兒。變化是有，要不不會被說話人從外部看出來，但變化處在起步階段甚至只是苗頭階段，“想”指示的就是這個時間階段。C2b“想”從施事（感事）導向，轉變為說話人導向，語義不再受主語意志的影響，反過來“想”也不能限制主語的語義內涵。

主語導向與說話人導向最常用的區分手段是句法位置，比如“感覺”一詞：

(17) a. 張三頭有點兒感覺疼。
b. 張三頭感覺有點兒疼。
c. 張三感覺頭有點兒疼。
d. 感覺張三有點兒頭疼。

例（17a–b）中，“感覺”只能是主語張三的感覺；例（17c）中“感覺”可以是主語張三的，也可以是說話人的；例（17d）中“感覺”只能是說話人的。可以通過句法位置清晰分辨出“感覺”是否為主語導向。但可惜“想”位置只能是緊貼謂語的“張三頭有點兒想疼”，所以無法通過句法位置判斷“想”是 C2a 中的主語導向還是 C2b 中的說話人導向。

成熟即行體“要”也可有與 C2a“想”相同的搭配，但極少表主語導向，如：

(18) a. 你有點兒要累咾吧？| ？菜不鹹啊，大家怎麼吃完都要渴。| 我有點兒要吃不動咾。| 我（感覺）要起雞皮疙瘩咾。

b. 我眼睛（明天）要睜不開哦。| 賈老師（往後）要頭疼哦。| 小張（下星期）要難受哦。

例（18a）可以認為是表達主語自己的主觀感受，是主語導向，例（18b）不是主語導向，一是因為如例（18b）所示，“要”可以與將來時間名詞搭配。二是“要”的否定回答可以用“不會”，“想”不能用“不會”，而是用“沒（有）”，如例（19）。三是“要”可以移位到句末，即使例（18a）也可以，但“想”不行，如例（20）。

(19) a. [問] 你眼睛（明天）要睜不開哦？ [答] 不會。|[問] 賈老師（往後）要頭疼哦？ [答] 不會。|[問] 小張（下星期）要難受哦？ [答] 不會。
b. [問] 你眼睛想睜不開哦？ [答] 沒（有）。|[問] 你有點兒想累（哦）？ [答] 沒（有）。|[問] 賈老師有點兒想頭疼？ [答] 沒（有）。|[問] 大家怎麼吃完都有點兒想渴嗎？ [答] 沒（有）。|[問] 你有點兒想吃不動哦？ [答] 沒（有）。

(20) a. 你有點兒累哦吧要？| 我有點兒吃不動哦要。| 我（感覺）起雞皮疙瘩哦要。
b. * 我眼睛睜不開哦想。|* 你有點兒累（哦）想？ |* 賈老師有點兒頭疼想。

從“要”可以移位到句末，可見其句法位置很高，與主語導向相衝突。

對比“想”和“要”，可見成熟即行體會發生重新分析，將語法化過程中的一些節點覆蓋掉，使其邊緣化。事實也是如此，在“要”的語法化研究成果中，還未見文獻提及其有主語導向的“感覺 + 即行體”節點。而“想”作為新興的正在演化中的即行體，能呈現出更豐富的演化細節，除了“感覺 + 即行體”這一演化節點，還有原本被忽視的用法被重新發現，有助於演化過程的推導。如普通話和徐州方言都有，見例（21a）。

(21) a. 我有點兒想拉肚子。| 你是不是氣得想罵人？ | 他喝多了，有點兒想吐。| 他突然有點兒想哭。
b. 我（* 後天）有點兒想拉肚子（哦）。| 你是不是氣得（？明天）想罵人？ | 他喝多了，（？等會兒）有點兒想吐。| 他（* 等會兒）有點兒想哭。

因為普通話還未出現即行體功能的“想”，所以例（21a）中的“想”都被處理為“意願”義。但徐州方言“想”有 C2a“感覺 + 即行體”用法，那麼就會讓人思考如何從“意願”到“感覺 + 即行體”？顯然例（21a）就處在中間階段，既表“意願”，也表“感覺”，整體隱含“在當下某一（不好的）感受催動下產生做某事的想法”的意思。主語實際處在一個“現場刺激下產生身體狀態變化（感覺）——產生做某事的想法”的

生物應激性反應中，主語同步產生感覺和想法。語境中的現場性，成為即行體基本特徵“即時性（imminence）”的來源。在該語境下，主語作為人的自主意志性被弱化，作為生物的感知性得到強化。其即時性的語義導致其開始排斥將來時，如例（21b）。

又因為強調感覺和想法的出現，所以很少用於否定。

這一雙重分析階段不是 Romaine（1999）和李桂蘭、吳福祥（2023）構擬的意願義和即將義，而是意願義和“感覺 + 即行體”，主語意願性沒有降低，反而更加迫切，但施為性降低，因為謂語表示的行為可控性低。最關鍵的是處於現場語境，獲得即時性語義特徵。所以 C1 也可以分拆為 C1a 單純意願義，和 C1b 意願義 +“感覺 + 即行體”。

綜上，“想”語法化路徑就變得很明確，由主語導向的意願義到意願義 +“感覺 + 即行體”，再到主語導向的“感覺 + 即行體”，再到說話人導向的“即行體”，即：C1a ＞ C1b ＞ C2a ＞ C2b ＞ C3。

3.2. 徐州“想”意願動詞與即行體雙重分析處於哪一階段？

據李桂蘭、吳福祥（2023）和吳福祥、李桂蘭（2025），從意願動詞到即行體語法化的構擬中，學界有一個重要問題還未取得共識：“即行體結構的主語為有生名詞（短語）且主要謂詞為具有 [+ 可控性] 語義特徵的動詞（短語）時，這種句法分佈的即行體標記處於哪個演變階段”（吳福祥、李桂蘭 2025: 125）？是先在其他語境產生了即行體功能，然後即行體功能擴展，回過頭將該語境中的意願動詞重新分析為即行體？還是在該語境（橋接語境）中產生了即行體的萌芽？“即聽話者因為動詞‘想’等表達主語的意願，基於已有徵兆，推理某情狀將發生或實現”（李桂蘭、吳福祥 2023: 262）。

從徐州方言新興即行體“想”的用法來看，顯然是即行體產生之後的擴展，因為“想”還不能在“主語為有生名詞（短語）且主要謂詞為具有 [+ 可控性] 語義特徵的動詞（短語）”的語境中表即行體，李桂蘭、吳福祥（2023）調查到的所有“想”的例句中也是如此，其構擬的雙重分析階段“某人 X 想要（即將）做 Y”所用例句也是用山東章丘普集方言的“待”而不是“想”。吳福祥、李桂蘭（2025: 125–126）找到了河南開封方言有“快快快，他想跑嘞（他想跑了 / 他馬上要逃跑了）。”但這只是特定語境下的特例，徐州方言在這種語境下也可以有“意願”和“即行體”的兩解，但絕大多數情況，如“他想結婚嘞”“他想吃飯嘞”中的“想”只能是表示意願。[12] 而特例正好說明“想”在即行體形成後，開始向“主語為有生名詞（短語）且主要謂

[12] 只有廣西境內的一些方言，如柳城大埔百姓話與武宣金雞伢話有“我想結婚啦。”可表“我快要結婚啦”（王悅子 2018: 149）；柳江進德客家方言有“快躲裡背去，流氓想落來打人了。”表“快躲裡面去，流氓將要進來打人了”（王盈盈 2019: 29）。但廣西這些方言的“想”語法化程度更深。

詞為具有 [+ 可控性] 語義特徵的動詞（短語）”語境擴展，而非在該語境中產生即行體。所以根據徐州方言“想”構擬的語法化路徑與李桂蘭、吳福祥（2023）和吳福祥、李桂蘭（2025）並不相同。

3.3. “想”的語法化路徑

根據前文討論的徐州方言“想”的句法語義特徵，結合 Heine（1992: 338–341; 1994: 37–40），Kuteva（1998: 149–150），李桂蘭、吳福祥（2023: 261–263）和吳福祥、李桂蘭（2025: 125–126），本文將“想”語法化路徑構擬如下：

表 2

階段	事件結構類型	語境特徵	“想”性質	句法特徵	時制特點
I	某人 X 想做 Y	Y 指動態情狀	意願動詞	X 為人，是施事，Y 為自主動詞	無限制
II	某人 X 在現場刺激下產生 Y 感覺和想法	Y 指動態的身體狀態，一般是消極、負面的	意願動詞為主，兼有感知性	X 為人，是施事，兼表感事	無限制，但開始排除將來時
III	某人 X 感覺到（自身狀態）即將發生 Y 變化	Y 指動態的身體狀態，一般是消極、負面的	兼有主語導向的感知動詞和准即行體功能	X 為人，但從施事變為感事； Y 可為形容詞、非自主動詞和自主動詞的“V 不 C”結構	過去時 現在時
IV	（說話人感覺到）某人 / 動物（身上）X 即將發生 Y 變化	Y 指動態的身體狀態，多數是消極、負面的，也可以是中性、積極的	准即行體	X 為人或動物，是被觀察對象； Y 可為形容詞、非自主動詞和自主動詞的“V 不 C”結構	過去時 現在時
V	某物 X 即將變成 Y	X 呈現向情狀 Y 發展的傾向，Y 指動態的情狀； 整個事件屬於不受人為因素干擾的自然演化事件，如天氣氣候變化、生物的生老病死、局勢的自行發展等等	即行體	X 為無生名詞，Y 為形容詞或非自主動詞	過去時 現在時
VI	某物 / 人 X 即將變成 Y	Y 指動態的情狀； 整個事件不限於自然演化事件，也可以是人類參與的事件	即行體	X 不再限於無生名詞，也可以是人或動物，Y 不再限於非自主，自主動詞亦可	過去時 現在時

對徐州方言而言，第 VI 階段才剛剛出現，如：

(22) 快點兒，小偷想跑咾。| 快來看，新娘子想進門咾。| 快攔住他，他想打人咾。

例（22）都可以作“想要”和“快”兩解，即有意願和即行體的雙重分析，這類情況極少，需要特定的語境支撐，而且句末一定要有“咾（了$_2$）”。

4. 結語

從意願動詞到即行體是世界語言常見語法化路徑，以往研究對象通常是語法化程度較高的成熟即行體，因為重新分析的作用，語法化路徑中的一些節點會淡化，在研究者構擬路徑時被忽視。所以基於成熟即行體構擬的語法化路徑可能存在漏洞。徐州方言的“想”作為新興的正處在演化進行中的即行體，展現出了語法化前期的豐富細節，系統考察其句法特徵，會發現不同用法之間句法特徵的參差，以此為基礎，在語法化連續環境理論指導下，能夠很好地解決路徑構擬時的爭議問題，完善原有語法化路徑。新興即行體“想”更大的價值在於對即行體標記演變機制的探索。來源於意願動詞的即行體標記，主語意願性和動詞施為性的變化都可能是其演化的起點，這兩者何為先後，不同語言不同意願動詞的研究並未取得共識。而即行體“想”的演化明確顯示，起點是其後動詞的擴展，帶動主語意願性的降低，然後兩者在演化過程中交替發揮作用。另外，即行體“想”基本語義特徵“即時性”來自語境義的規約化，說明語境擴展是演變初期的核心機制。

鳴謝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蘇北中原官話與江淮官話邊界的共時變異與歷時演變研究（項目號：24BYY054）”和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句法變價的類型學研究（項目號：24FYYA007）”的支持。衷心感謝《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及匿名評審專家們提出的寶貴意見。

參考文獻

蔡維天。2010。談漢語模態詞的分佈與詮釋之對應關係。中國語文 3。208–221, 287。Wei-Tien Dylan Tsai. 2010. Tan Hanyu motaici de fenbu yu quanshi zhi duiying guanxi. *Zhongguo Yuwen* 3. 208–221, 287.

陳前瑞、韓蘇日古嘎。2024。最近將來的時體地位的跨語言思考。外語教學與研究 56(1)。52–63, 159。 Qianrui Chen & Suriguga Han. 2024. Zuijin jianglai de shiti diwei de kuayuyan sikao.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56(1). 52–63, 159.

何荷。2016。焦作方言完成體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He He. 2016. *Jiaozuo fangyan wanchengti yanjiu*. Wuhan: Huazhong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胡波。2020。現代漢語提升與控制結構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Bo Hu. 2020. *Xiandai Hanyu Tisheng yu Kongzhi Jiegou Yanjiu*. Beijing: Zhishi chanquan Chubanshe.

黃正德、李豔惠、李亞非。2013。漢語句法學，張和友（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C.-T. James Huang, Y.-H. Audrey Li & Yafei Li. 2013. *Hanyu Jufaxue* [The syntax of Chinese], trans. by Heyou Zhang. Beijing: Shijie Tushu Chuban Gongsi Beijing Gongsi.

姜有順。2013。“NP＋想助＋VP”句式與隱性敘事者的間性認知。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7(5)。81–83。Youshun Jiang. 2013. “NP + xiang$_{zhu}$ + VP” jushi yu yinxing xushizhe de jianxing renzhi. *Chongqing Ligong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27(5). 81–83.

李桂蘭、吳福祥。2023。從意願動詞到即行體：漢語方言中一條反復可見的語法化路徑。方言 45(3)。257–267。Guilan Li & Fuxiang Wu. 2023. Cong yiyuan dongci dao jixingti: Hanyu fangyan zhong yitiao fanfu kejian de yufahua lujing. *Fangyan* 45(3). 257–267.

李連進、朱艷娥。2009。廣西崇左江州蔗園話比較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Lianjin Li & Yan’e Zhu. 2009. *Guangxi Chongzuo Jiangzhou Zheyuanhua Bijiao Yanjiu*.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林亦、覃鳳餘。2008。廣西南寧白話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Yi Lin & Fengyu Qin. 2008. *Guangxi Nanning Baihua Yanjiu*.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劉村漢（編）。1995。柳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Cunhan Liu (ed.). 1995. *Liuzhou Fangyan Cidian*.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覃遠雄、韋樹關、卞成林（編）。1997。南寧平話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Yuanxiong Qin, Shuguan Wei & Chenglin Bian (eds.). 1997. *Nanning Pinghua Cidian*.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王盈盈。2019。柳江進德客家方言情態助動詞研究。南寧：廣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Yingying Wang. 2019. *Liujiang Jinde Kejia fangyan qingtai zhudongci yanjiu*. Nanning: Guangxi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王悅子。2018。柳城大埔百姓話與武宣金雞伢話比較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Yuezi Wang. 2018. *Liucheng Dabu Baixinghua yu Wuxuan Jinji Yahua bijiao yanjiu*.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吳福祥、李桂蘭。2025。即行體研究：回顧與展望。當代語言學 27(1)。113–130。Fuxiang Wu & Guilan Li. 2025. Jixingti yanjiu: huigu yu zhanwang. *Dangdai Yuyanxue* 27(1). 113–130.

邢向東、王兆富。2014。吳堡方言調查研究。北京：中華書局。Xiangdong Xing & Zhaofu Wang. 2014. *Wubu Fangyan Diaocha Yanji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張誼生。2010。語法化現象在不同層面中的句法表現。語文研究 4。12–19。Yisheng Zhang. 2010. Yufahua xianxiang zai butong cengmian zhong de jufa biaoxian. *Yuwen Yanjiu* 4. 12–19.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編）。2012。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漢語方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Minzuxue yu Renleixue Yanjiusuo &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 Zixun Kexue Yanjiu Zhongxin (eds.). 2012. *Zhongguo Yuyan Dituji*, di’er ban, *Hanyu Fangyanju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宗守雲。2024。晉語張家口方言“認識 - 示證”情態詞“想”及其情態化歷程。語文研究 2。58–65。Shouyun Zong. 2024. Jinyu Zhangjiakou fangyan “renshi-shizheng” qingtaici “xiang” ji qi qingtaihua licheng. *Yuwen Yanjiu* 2. 58–65.

Heine, Bernd. 1992. Grammaticalization chains. *Studies in Language* 16(2). 335–368.

Heine, Bernd. 1994. On the genesis of aspect in African languages: The proximative. In Kevin E. Moore, David A. Peterson & Comfort Wentum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ie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Special Session on Historical Issu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 35–46. Berkeley, CA: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http://linguistics.berkeley.edu/bls/previous_proceedings/bls20S.pdf (accessed 17 December 2025).

Kuteva, Tania. 1998. On identifying an evasive gram: Action narrowly averted. *Studies in Language* 22(1). 113–160.

Nancarrow, Owen T. & Kang-Kwong Luke. 1998. The expression of futurity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verbs. In Stephen Matthews (ed.), *Studies in Cantonese linguistics*, 101–112. Hong Kong: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Romaine, Suzanne. 1999.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proximative in Tok Pisin. *Language* 75(2). 322–346.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of the Emerging Proximative Marker *xiang* in the Xuzhou Dialect: Based on Synchronic Syntactic Features

Ningbo Jia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Xiang serves as an incipient proximative marker in the Xuzhou dialect. Compared with fully grammaticalized proximative markers, it exhibits a wider range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roperties characteristic of the early stag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Drawing on the synchronic syntactic differences of *xiang* across its diverse semantic functions, a more comprehensiv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 from desiderative verbs to proximative markers can be constructed, enabling a deeper exploration of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underlying this grammaticalization. Previous studies on proximative markers have rarely addressed the following syntactic features of *xiang*: (1) When the subject is a human and *xiang* is followed by a dynamic non-volitional situation, a distinction arises between subject-oriented and speaker-oriented readings, with the former encoding the subject's perception; (2) When the subject is a human and *xiang* is followed by a dynamic volitional situation, *xiang* can convey the proximative reading only in highly constrained contexts, and in most cases retains its core desiderative meaning. According to feature (1), it is clear tha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desiderative verbs commences with the functional expansion of *xiang* to subsequent verbs. Taken together, features (1) and (2) demonstrate that the polysemous stage – where desiderative and proximative readings co-occur – emerges after the proximative has developed, rather than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desiderative verb stage.

Keywords

Xuzhou dialect, *xiang*, proximative marker, grammaticalization, syntactic features

通訊地址：南京 棲霞區 南京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dg1808017@smail.nju.edu.cn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6月9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11月2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12月10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12月16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月30日